

【民族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跨省 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

段成荣 闵欣伟

【摘 要】利用1982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变化特征具有差异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多有所下降,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升级;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为稳定,并且多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整体有所扩大,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呈现经济化态势,流动时间趋于长期化。各民族日趋频繁的跨省人口流动使得民族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各民族全方位的互嵌更加成为可能。今后应把握机遇,在促进民族团结、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与构建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跨省人口流动;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变化趋势

【作者简介】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人口、人口迁移与流动;闵欣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与流动(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3.4.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研究”(20&ZD172)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由低人口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人口流动性的“迁徙中国”的转变历程^[1]。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益增长,增幅超过汉族流动人口,同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率也经历了由低向高的转变过程^[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各民族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相较于短距离的省内流动,长距离的跨省流动对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发展进程与规律值得进一步探究。

目前已有研究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与强度^[3-4]、性别与年龄结构^[5-6]、受教育程度^[7]、流动范围与流向^[8-9]、流入地的高度聚集特征^[10-11]、流动原因^[12]、流动时间和长期居留及落户意愿^[13-14]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与总结。后续研究可以在将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或与汉族流动人口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少数民族的内部差异性,同时对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深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各民族比较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全面认识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结构、特征与规律。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1982年至2020年第三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为尽可能减少因普查微观数据中部分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样本较少而带来的分析波动与偏差,本文仅计算流动人口与跨省流动人口样本量均

相对较多的15个民族。

(二)对各民族人口流动总体变化趋势的测量

对各民族人口流动总体趋势的测量包括各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流动参与度、跨省和省内流动比例三个方面。本文通过户口登记状况进行流动人口界定,通过流动参与度即各民族人口中参与流动的人口的比重反映各民族人口参与流动的活跃程度。跨省与省内流动比例是指各民族跨省与省内流动人口规模在其流动人口总规模中所占比例。

(三)对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流动特征的测量

本文将关注重点进一步聚焦在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流动特征两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受普查项目限制,1982年数据不支持跨省流动分析;1990年数据无法通过户口登记状况区分跨省与省内流动,但可使用五年前常住地信息作为替代;2020年关于各民族跨省流动的部分信息仍未公布。本文对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的测量包括性别、年龄结构、受教

育结构三个方面。对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的测量包括省际流向、乡-城流向、流动范围、流动原因、流动时长五个方面。

二、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总体变化趋势

(一)各民族流动人口大幅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赶超汉族

1982-2020年间,全国流动人口由657万人增至3.76亿人,人口流动参与度也由0.7%攀升至26.6%。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愈加活跃。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有34万人,流动参与度(0.5%)低于汉族人口0.2个百分点。此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并分别于1990年、2000年与2010年增至114万、744万与1526万。202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3371万人,相比1982年增长近100倍,增幅超过汉族流动人口(54倍),同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也大幅上升至26.9%,并首次超越汉族人口。

在此期间,各民族流动人口均迅猛增长。1982年,除回族、维吾尔族、壮族外,其他各少数民族流动

表1 1982-2020年各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万人)及其流动参与度(%)

	流动人口规模(万人)					人口流动参与度(%)				
	1982	1990	2000	2010	2020	1982	1990	2000	2010	2020
汉族	623	2133	10157	20557	34210	0.7	2.1	8.9	16.9	26.6
蒙古族	2	9	53	95	211	0.6	1.9	9.1	15.9	33.5
回族	8	19	79	151	290	1.1	2.2	8.0	14.2	25.5
藏族	1	4	24	53	148	0.2	0.9	4.4	8.4	21.0
维吾尔族	7	7	46	91	173	1.2	1.0	5.4	9.0	14.7
苗族	1	4	61	153	361	0.2	0.6	6.8	16.3	32.7
彝族	1	4	33	102	266	0.3	0.7	4.2	11.7	27.1
壮族	6	19	146	258	528	0.5	1.2	9.0	15.2	27.0
布依族	0	1	16	50	128	0.2	0.5	5.2	17.4	35.8
朝鲜族	2	8	32	37	53	1.1	4.8	16.5	20.0	31.3
满族	3	22	88	153	292	0.7	2.2	8.2	14.7	28.0
侗族	0	1	20	50	119	0.1	0.5	6.7	17.4	34.0
瑶族	1	3	17	34	92	0.4	1.0	6.4	12.2	27.7
白族	1	1	10	22	50	0.5	0.6	5.5	11.6	24.1
土家族	1	3	59	146	305	0.2	0.5	7.3	17.5	31.8
其他少数民族	1	11	60	131	354	0.1	1.1	5.1	10.1	25.0
少数民族合计	34	114	744	1526	3371	0.5	1.3	7.1	13.6	26.9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普(调)查微观数据中流动人口的民族构成与历年流动人口总规模数计算得到。

人口均不足5万人。1990年,满族流动人口规模突破20万,回族与壮族流动人口规模也均超过10万。2000年,壮族流动人口规模突破100万,蒙古族、回族、苗族、满族、土家族流动人口规模也都在50万以上。2010年,回族、苗族、彝族、满族、土家族流动人口规模均相继突破100万。2020年,壮族流动人口规模突破500万,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布依族、侗族流动人口规模均突破100万,其他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也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此外,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均呈持续上升趋势,部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高于汉族人口。如表1所示,1982年,仅有回族、维吾尔族、朝鲜族人口流动参与度高于汉族人口,其他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均相对较低。1982-2020年间,除维吾尔族外,其他有数据支持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均上升20个百分点,其中蒙古族、苗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土家族人口流动参与度更是上升了30个百分

点。2020年,包括蒙古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土家族在内的10个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均超过汉族人口。

(二)汉族与少数民族仍以省内流动为主,各民族跨省流动比例差异较大

1990-2020年间,尽管汉族流动人口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均以省内流动为主,但其跨省流动比例分别由27.6%与27.7%上升至33.4%与31.8%。

根据流动人口省内和跨省流动比例(见表2),可以将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数民族人口大致划分为四类。第一,包括蒙古族、藏族、满族在内的3个民族流动人口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占比超过50%),并且30年间其跨省流动比例并未出现明显上升,甚至有所下降;第二,包括回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白族在内的5个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主要以省内流动为主,但其跨省流动比例均有较明显的上升,表明这些民族逐渐由省内流动向跨省流动转变;第三,

表2 1990-2020年各民族流动人口省内和跨省流动比例(%)

	1990		2000		2010		2020	
	省内	跨省	省内	跨省	省内	跨省	省内	跨省
汉族	72.4	27.6	62.6	37.4	56.7	43.3	66.6	33.4
蒙古族	75.0	25.0	81.1	18.9	81.1	18.9	80.8	19.2
回族	79.0	21.0	77.0	23.0	68.7	31.3	72.3	27.7
藏族	70.2	29.8	90.5	9.5	84.7	15.3	88.0	12.0
维吾尔族	97.6	2.4	96.8	3.2	97.8	2.3	92.6	7.4
苗族	52.8	47.3	57.4	42.6	46.6	53.5	52.0	48.0
彝族	82.2	17.8	83.6	16.4	78.5	21.5	78.1	21.9
壮族	57.8	42.2	64.3	35.7	61.9	38.1	57.4	42.6
布依族	40.0	60.0	64.1	35.9	44.0	56.0	43.0	57.0
朝鲜族	63.4	36.6	68.6	31.4	56.4	43.6	71.8	28.2
满族	78.0	22.0	79.3	20.7	75.9	24.1	77.6	22.4
侗族	61.9	38.1	56.8	43.2	48.3	51.7	55.8	44.2
瑶族	66.7	33.3	61.6	38.4	59.4	40.6	57.1	42.9
白族	79.2	20.8	83.2	16.8	81.3	18.7	76.2	23.8
土家族	57.6	42.5	49.2	50.8	49.2	50.8	61.6	38.4
其他少数民族	77.0	23.0	80.7	19.3	76.0	24.0	74.8	25.2
少数民族合计	72.3	27.7	72.5	27.5	66.7	33.3	68.2	31.8

数据来源:根据1990-2010年第四至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计算得到。

注: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是指在某个民族中,参与流动的人口所占比重。表中“少数民族合计”包括了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未定族称人口和入籍人口的情况。“其他少数民族”是指除表中所列的14个少数民族外的少数民族人口。

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壮族在内的5个民族人口省内流动与跨省流动比例相对较接近,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贵州、湖南、湖北、广西等南方省份;第四,朝鲜族人口流动跨度波动相对较大,情况较为复杂。

三、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变化趋势

(一)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日益趋同,各民族的变化存在差异

1990-2020年间,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具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并且少数民族跨省流动女性相对更多。30年间,尽管汉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其性别比始终在100以上。与此相反,1990-2020年间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并于2010年超过100,2020年其性别比进一步上升至128.3。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打工潮”的兴起,更多少数民族男性加入跨省流动之中,其性别结构也趋于均衡。在此期间,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差异由77.0缩小至7.2,说明二者性别结构呈现趋同态势。

1990-2020年间,尽管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差异大幅缩小,其性别比极差和标准差分别由197.8与58.1下降至82.0与21.1,但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仍存在一定差异(见表3)。其中,蒙古族、满族与朝鲜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整体围绕100波动,回族、藏族与维吾尔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均经历了由高向低的变化过程。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均大幅上升,并由“女多男少”转变为“男多女少”。

相较于省内流动,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性别选择较强。1990年,除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土家族外,其他民族的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均高于其省内流动人口。随着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的持续上升,到了2020年,有数据支持的17个人口群体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均明显超过其省内流动人口,这意味着相较于女性,男性更愿意远距离流动。

(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相对较年轻,跨省流动儿童亟须关注

1990-2015年间,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始终低于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一方面是由于汉

表3 1990-2020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

	1990	2000	2010	2020
汉族	162.3	112.7	122.4	135.5
蒙古族	109.2	98.0	92.3	108.1
回族	158.7	132.5	115.4	123.1
藏族	204.4	375.0	86.1	102.3
维吾尔族	220.0	1200.0	142.9	98.4
苗族	56.4	79.0	104.5	132.0
彝族	65.9	50.0	105.6	126.6
壮族	63.4	73.9	117.6	136.8
布依族	22.2	119.0	99.1	128.6
朝鲜族	88.8	118.4	95.6	99.8
满族	106.6	108.6	104.0	116.0
侗族	45.2	185.7	124.0	145.7
瑶族	81.3	96.8	155.6	135.4
白族	23.5	171.4	84.2	122.0
土家族	90.3	117.1	114.2	135.0
其他少数民族	47.5	81.7	73.5	127.9
少数民族合计	85.3	98.9	107.6	128.3

数据来源:根据1990-2010年第四至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计算得到,个别异常值是由于样本量较少造成的波动。

族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少数民族合计人口更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少数民族老年人口流动参与度比汉族相对更低^①。

25年间,尽管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多处于16-59岁劳动年龄段,但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见表4)。具体而言,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整体略高于少数民族合计人口。与此同时,除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瑶族外,其他9个有数据支持的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有所下降,这与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具有一定关联。

在此期间,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0-15岁儿童占比均呈波动上升态势。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定义,将跨省流动儿童的年龄范围扩大至0-17岁,可以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儿童占比分别由12.8%与15.2%下降至10.4%与13.7%,除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外的其他7个少数民族跨省流动儿童占比也均有所下降。然而,期间各民族流动儿童的规模均明显增加,其中

汉族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儿童分别由75万人与5万人增加至900万人与87万人,增量分别达825万与82万;苗族、壮族、土家族跨省流动儿童的增量均在10万以上。各民族跨省流动儿童的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对儿童异地就学与升学等相关政策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低。1990-2015年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始终高出少数民族人口1个百分点左右,但二者均有所下降。期间除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侗族、白族,其他9个有数据支持的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均有所下降。其中,朝鲜族跨省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占比于2010年与2015年分别达9.8%与10.7%,远高于其他民族,需进一步关注。

此外,1990-2015年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不同程度的高于其省内流动人口,但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的占比相对较低,说明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年龄

表4 1990-2015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年龄分布(%)及其平均年龄(岁)

	1990			2000			2010			2015		
	0-15	16-59	60+	0-15	16-59	60+	0-15	16-59	60+	0-15	16-59	60+
汉族	8.2	87.7	4.1	9.5	88.0	2.5	9.5	87.9	2.6	9.1	87.6	3.3
蒙古族	18.4	75.4	6.1	9.3	85.6	5.2	14.7	83.3	2.0	13.3	83.9	2.8
回族	13.1	81.7	5.2	17.3	81.0	1.7	16.8	79.6	3.6	15.1	80.1	4.9
藏族	12.4	84.7	2.9	5.3	94.7	0.0	17.9	80.6	1.5	4.1	95.6	0.3
维吾尔族	18.8	81.3	0.0	0.0	100.0	0.0	11.8	88.2	0.0	1.6	98.4	0.0
苗族	9.3	89.0	1.7	9.9	89.6	0.5	12.9	86.6	0.4	13.5	85.0	1.5
彝族	4.1	93.2	2.7	14.8	85.2	0.0	10.9	89.1	0.0	12.9	86.3	0.8
壮族	6.3	93.1	0.6	5.2	94.6	0.2	8.1	91.4	0.5	7.6	91.2	1.2
布依族	4.6	93.9	1.5	6.5	93.5	0.0	17.2	82.8	0.0	15.5	84.0	0.5
朝鲜族	16.7	79.8	3.5	9.6	88.0	2.4	10.5	79.7	9.8	18.9	70.3	10.7
满族	14.6	79.4	6.0	14.2	78.7	7.1	7.5	89.5	2.9	11.4	84.2	4.4
侗族	4.4	95.6	0.0	3.8	96.3	0.0	12.1	87.9	0.0	9.1	88.9	2.0
瑶族	13.8	85.1	1.2	16.4	83.6	0.0	6.1	93.9	0.0	6.9	92.7	0.5
白族	0.0	100.0	0.0	10.5	89.5	0.0	2.9	97.1	0.0	12.0	88.0	0.0
土家族	11.0	87.3	1.7	8.7	89.8	1.6	14.4	84.6	1.0	13.2	85.4	1.5
其他少数民族	5.7	92.7	1.7	10.1	88.1	1.8	13.7	84.0	2.3	13.5	84.4	2.1
少数民族合计	11.0	86.0	3.0	9.6	88.8	1.6	12.1	86.5	1.4	11.7	86.3	2.0
平均年龄												
汉族	27.3			27.6			30.6			32.2		
少数民族合计	26.2			26.6			28.2			29.6		

数据来源:根据历次普(调)查微观数据计算得到,个别异常值是由于样本量较少造成的波动。如无特殊说明,下同。

选择相对更强。

(三)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受教育结构持续升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1990-2015年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受教育结构持续改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均持续降低。25年间,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分别由42.9%与53.7%下降至17.6%与25.7%。各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均呈现与之相同的变化特征,其中,藏族跨省流动人口比例下降最明显(64.9个百分点),蒙古族、苗族、彝族跨省流动人口对应比例也均下降超过4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各民族人口共享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红利。

第二,各民族较高受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1990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大专与本科的比例分别仅为2.1%与0.6%,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对应比例也仅为2.7%与0.2%。到了2015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大专与本科的比例分别上升至7.7%与10.4%,研究生占比为1.3%;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对应比例分别上升至5.0%与9.6%,其研究生占比则为0.5%。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接受本科教育的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上升最明显(58.3个百分点),朝鲜

族、蒙古族与满族对应比例分别上升31.4、29.9与23.3个百分点,白族、回族与藏族对应比例也都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并且,除苗族、彝族、布依族外,其他11个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研究生占比均经历了从0到有的提升过程,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25年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同时他们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在此期间,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提升了2.8年。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数民族中,蒙古族、朝鲜族、满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高,并且在2000年以后均高于汉族跨省流动人口(见图1)。同时,1990-2015年间,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朝鲜族、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速度均快于汉族跨省流动人口(平均每年提高0.11年)。在此期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整体有所缩小,有数据支持的17个人口群体的标准差先减后增,极差则由6.8年下降至5.9年。

四、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流动特征的变化趋势

(一)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稳定,各民族间具有明显差异

1990-2015年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多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主要从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具体而言,1990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中,从中部与西部流出的占比分别为23.9%与30.2%,流入东部地区的比例达54.8%。其中,四川是汉族跨省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流出地,而广东与上海则成为其最主要的流入地。到了2015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流出西部地区的比例略有下降,同时流出中部地区与流入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上升至45.1%与76.5%。在此期间,安徽、河南、湖南等省份成为汉族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而广东、浙江、上海对汉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则有所增强。与之相比,25年间少数民族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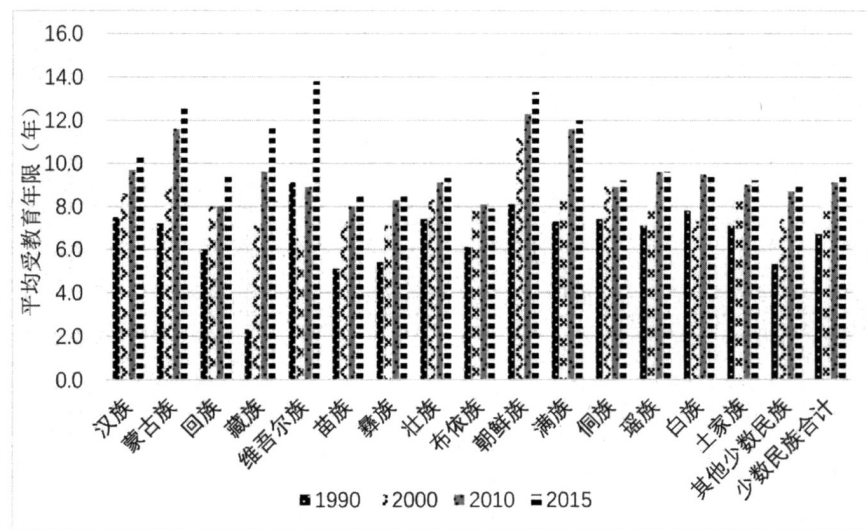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5年各民族6周岁及以上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



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稳定,流出西部地区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以上,流入东部地区的比例则由49.0%大幅上升至75.6%。在此过程中,贵州和湖南逐渐与广西共同成为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广东和浙江对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形成越来越强的吸引。

25年间,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如表5所示,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

数民族中,除维吾尔族外,其他13个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均相对稳定。总体而言,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具有一定相似性,即主要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但从流入地来看,各民族间具有明显差异。第一,主要分布在华北与东北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的跨省流动人口除流入相邻省份外,其部分选择流向北京。第二,除相邻省份外,广东与浙江成为主要

表5 1990-2015年部分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与流出地及其占比(%)

	1990		2000		2010		2015	
	流出地(占比)	流入地(占比)	流出地(占比)	流入地(占比)	流出地(占比)	流入地(占比)	流出地(占比)	流入地(占比)
蒙古族	内蒙古(58)	内蒙古(25) 黑(23) 辽(18)	内蒙古(39)	粤(16) 辽(15) 京(13)	内蒙古(65)	京(15) 内蒙古(15) 辽(11)	内蒙古(47)	京(23) 内蒙古(11)
回族	甘(24)宁(19)	新(29)京(11)	甘(34) 宁(12)	新(27)	宁(31) 甘(27)	新(34)	宁(23) 甘(23)	新(28) 京(11)
藏族	川(75)	青(84)	藏(33)甘(24)	晋(29) 粤(19) 新(19)	藏(33) 川(25) 青(21)	青(19) 新(15) 川(12)	青(40) 川(28) 藏(12)	渝(37) 皖(11)
维吾尔族	新(100)	豫(25) 鲁(19) 辽(19)	新(79)	京(50) 沪(29)	新(88)	沪(29) 粤(24) 浙(18)	新(95)	辽(31) 京(14) 湘(12)
苗族	贵(48) 云(25)	川(17) 闽(16)	贵(51) 湘(29)	粤(52) 浙(14)	贵(51) 湘(23)	浙(43) 粤(25)	贵(47) 湘(25)	浙(34) 粤(29)
彝族	云(38) 川(30) 贵(29)	云(21) 苏(15) 粤(12)	贵(53) 云(27)	粤(26) 云(20) 浙(18)	云(47) 贵(26) 川(25)	浙(34) 粤(22)	云(41) 贵(29) 川(22)	浙(34) 苏(20) 粤(18)
壮族	桂(93)	粤(71)	桂(94)	粤(81)	桂(86)	粤(74)	桂(84)	粤(75)
布依族	贵(99)	粤(30)	贵(96)	浙(36) 粤(34)	贵(94)	浙(42) 粤(27)	贵(84)	浙(35) 粤(27)
朝鲜族	吉(68) 黑(22)	黑(29) 辽(25)	吉(27) 黑(24)	吉(32) 辽(21)	吉(59) 黑(25)	鲁(31) 京(17)	吉(48) 黑(28)	鲁(25) 沪(17)
满族	黑(23) 辽(21) 冀(20) 吉(20)	辽(29) 黑(22) 内蒙古(12)	冀(41) 吉(16) 辽(12) 黑(11)	京(44) 辽(15) 冀(10)	辽(33) 冀(29) 黑(14)	京(36) 辽(11)	辽(29) 冀(22) 黑(15) 吉(14)	京(28) 辽(12)
侗族	贵(58) 湘(22)	粤(24) 湘(22)	贵(55) 湘(31)	粤(58) 浙(23)	贵(53) 湘(34)	粤(48) 浙(34)	贵(53) 湘(31)	粤(44) 浙(23)
瑶族	桂(70) 湘(18)	粤(70)	桂(54) 湘(43)	粤(59) 琼(15)	桂(49) 湘(41)	粤(83)	桂(50) 湘(38)	粤(76)
白族	云(95)	鲁(24) 川(24) 京(19) 皖(19)	湘(58) 云(26)	粤(53) 苏(21)	云(46) 湘(20) 贵(17)	浙(29) 粤(23) 京(23)	云(51) 贵(18) 湘(17)	粤(34) 闽(20) 云(12)
土家族	川(48) 鄂(25)	湘(20)	湘(30) 鄂(23) 渝(22) 贵(15)	粤(42) 浙(22)	渝(27) 贵(25) 湘(25) 鄂(20)	浙(36) 粤(30)	湘(27) 贵(23) 鄂(22) 渝(19)	粤(32) 浙(23)

注:表格内为各省级行政单位简称,括号内的数字是各民族从某地流出或流入某地的跨省流动人口在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占比。

分布在中南与西南的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的跨省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入地。其中,壮族、侗族、瑶族、白族和土家族跨省流动人口相对更倾向于流入广东,而浙江对于苗族、彝族、布依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吸引相对更强。第三,尽管回族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广泛,跨省人口流向也相对较分散,但在1990-2015年间,新疆始终是他们最主要的流入地。第四,藏族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流向四川、青海等藏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少部分流向新疆与重庆等西部地区省份。第五,维吾尔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波动相对较大,北京、上海、广东在其流入地中的地位相对较高。

(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持续扩大,各民族间存在较大分化

1990-2015年间,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不断扩大。从平均流动距离来看,1990年汉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距离略长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此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距离大幅增加,并分别于2010年与2015年超过汉族149公里与160公里。从相邻省份之间的流动状况来看,1990年,仅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少数民族

跨省流动人口占比高达60.2%,高出汉族跨省流动人口13.2个百分点。到了2015年,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比例降至37.7%,低于汉族跨省流动人口2.2个百分点。

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存在明显分化,同时大多呈现扩大趋势。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从位于我国最西部的新疆向东部地区流动,平均流动距离相对较远,同时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比例相对较低。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白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距离整体超过1000公里,并且他们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比例均明显下降。壮族、满族、侗族、瑶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均在1000公里以下,同时除侗族外,其他3个民族的跨省流动人口在相邻省份间流动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其他民族且下降幅度较小。土家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距离及其在相邻省份间流动的比例均有所上升,说明其流动范围整体趋于缩小(见表6)。

(三)多数民族乡-城流动占比先升后降,城-城流动占比显著上升

2000-2015年间,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乡-

表6 1990-2015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平均流动距离(KM)及其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比例(%)

	平均流动距离(KM)				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比例(%)			
	1990	2000	2010	2015	1990	2000	2010	2015
汉族	867	865	830	822	47.0	44.9	39.6	39.9
蒙古族	1029	1048	960	883	78.1	44.3	50.0	38.2
回族	1009	1008	1175	1074	54.6	50.8	42.8	45.8
藏族	793	1443	1368	1189	90.5	57.9	56.7	19.4
维吾尔族	2601	2488	3025	2772	0.0	0.0	0.0	0.7
苗族	1039	858	1031	1024	35.5	32.0	17.9	18.1
彝族	1107	1028	1298	1357	37.0	25.9	15.8	9.1
壮族	691	583	721	688	81.9	90.6	77.4	78.0
布依族	959	1088	1085	1163	24.2	6.5	12.0	3.2
朝鲜族	599	1156	1138	1267	70.4	21.7	12.8	16.1
满族	761	633	882	887	53.3	66.3	44.4	46.1
侗族	811	836	864	899	55.6	40.0	27.4	27.5
瑶族	693	619	652	690	81.6	86.9	84.3	78.5
白族	1569	934	1460	1130	23.8	63.2	17.1	18.1
土家族	1170	922	930	871	12.7	36.2	19.3	25.0
其他少数民族	1250	1123	1124	1215	25.4	44.0	26.7	26.5
少数民族合计	859	853	979	982	62.0	54.3	37.7	37.7

注:平均流动距离根据各省省会之间的直线距离进行计算。

城流动占比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而城-城流动占比则大幅增加。具体而言,汉族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占比分别由2000年的61.1%与48.9%上升至2010年的67.0%与63.5%,而后下降至2015年的49.3%与56.6%。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占比呈现相似的变化态势。与此同时,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占比分别由2000年的15.1%与13.3%上升至2015年的36.6%与24.7%,并且除侗族外,其他有数据支持的13个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占比均有明显提升,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小城镇与中小城市人口在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持下,为寻求就业与发展机会而加入城-城流动的进程中^[2]。然而,尽管2000-2015年间各民族跨省乡-乡流动比例均明显下降,但到了2015年,回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中乡-乡流动占比仍在10%以上,

明显高于其他民族。

(四)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趋于经济化

1990-2015年间,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以经济型为主,并且二者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在其全部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占比均大幅上升。1990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分别为63.9%与41.0%,到了2015年,分别上升至79.4%与78.4%。与此同时,尽管25年间少数民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始终低于汉族,但其之间的差距由1990年的22.9个百分点持续缩小至2015年的1.0个百分点。

相较于社会型流动,各民族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在其全部跨省流动人口中的占比更高。25年间,除朝鲜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下降2.6个百分点外,其他13个有数据支持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均大幅提升(见表7)。其中,蒙古族、回族、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的经济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持续低于少数民族整

表7 1990-2015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分布(%)

	1990			2000			2010			2015		
	经济型 流动	社会型 流动	其他	经济型 流动	社会型 流动	其他	经济型 流动	社会型 流动	其他	经济型 流动	社会型 流动	其他
汉族	63.9	30.5	5.6	79.3	16.3	4.4	79.2	18.2	2.6	79.4	15.2	5.5
蒙古族	27.2	61.4	11.4	67.1	27.4	5.5	65.3	28.7	6.0	67.5	24.3	8.2
回族	38.9	51.0	10.1	58.2	31.4	10.4	60.7	34.4	4.8	62.5	27.9	9.6
藏族	23.4	48.9	27.7	62.5	31.3	6.3	68.7	19.4	11.9	87.0	8.5	4.5
维吾尔族	68.8	31.3	0.0	100.0	0.0	0.0	82.4	17.6	0.0	89.7	3.9	6.4
苗族	27.9	55.2	16.9	75.0	21.2	3.8	78.6	20.0	1.5	80.4	16.2	3.3
彝族	34.3	64.4	1.4	66.0	30.0	4.0	78.1	19.1	2.7	82.2	15.8	2.0
壮族	54.3	42.7	3.0	84.7	11.8	3.5	85.1	13.4	1.6	87.0	7.6	5.4
布依族	39.4	53.0	7.6	87.5	9.4	3.1	77.3	21.0	1.7	76.6	15.7	7.8
朝鲜族	54.0	33.8	12.2	63.4	29.6	7.0	60.2	27.8	12.0	51.4	35.8	12.8
满族	31.5	56.1	12.4	60.3	32.1	7.6	72.2	24.2	3.6	69.4	21.7	9.0
侗族	40.0	57.8	2.2	83.6	11.0	5.5	80.5	16.7	2.8	85.9	10.8	3.3
瑶族	60.9	29.9	9.2	87.5	10.0	2.5	88.7	11.3	0.0	88.0	10.1	2.0
白族	23.8	76.2	0.0	75.0	25.0	0.0	85.7	11.4	2.9	80.9	17.8	1.3
土家族	47.5	50.8	1.7	77.9	19.5	2.6	77.2	20.9	1.9	79.1	15.0	5.9
其他少数民族	22.6	68.4	9.1	60.5	33.7	5.8	69.9	27.1	3.1	72.9	22.3	4.8
少数民族合计	41.0	49.9	9.1	74.1	21.1	4.8	76.1	21.0	2.9	78.4	16.0	5.6

注:1990年的流动原因为“离开五年前常住地”,2000年及以后则是“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原因。经济型流动是指因工作调动、分配工作、务工经商、工作就业、学习培训等原因而跨省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是指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婚姻嫁娶、寄挂户口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体的对应比例。藏族、苗族、彝族、侗族、白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在25年间均上升超过45个百分点,并陆续超过少数民族整体的对应比例,到了2015年,5个民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均超过80%。维吾尔族、壮族、瑶族与土家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持续高于少数民族整体的对应比例。布依族的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则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

相较于省内流动人口,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经济型流动占比相对较高。其中,各民族16-59岁劳动年龄跨省流动人口中因务工经商与工作就业而流动的比例明显高于省内流动人口。然而,多数民族6-22岁^②跨省流动人口中因学习培训而流动的比例明显低于省内流动人口,这主要是由于相较于省内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人口通常要面临更多的就学与升学阻碍以及更高的学习成本。

(五)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呈现长期化态势

2000-2015年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时

间趋于长期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短期流动(1年以下)的比例大幅下降。15年间,汉族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动时间不满一年的占比分别由33.4%与33.2%大幅下降至12.0%与14.8%。各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均呈现与之相似的变化态势,其中,维吾尔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下降最明显(72.4个百分点);彝族、壮族、满族、侗族、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也均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见表8)。

第二,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长期流动(5年以上)的比例明显上升。2000-2015年间,汉族和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长期流动的比例分别由18.7%与17.8%上升至40.4%与33.4%。有数据支持的14个少数民族中,朝鲜族、侗族、白族、土家族跨省流动人口对应比例上升势头明显强于其他民族;回族、壮族、苗族、满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也有明显上升;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彝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布依族和

表8 2000-2015年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动时间不满1年与5年以上的占比(%)

	2000		2010		2015	
	1年以下	5年以上	1年以下	5年以上	1年以下	5年以上
汉族	33.4	18.7	20.3	31.1	12.0	40.4
蒙古族	23.7	24.7	23.3	27.3	13.7	31.6
回族	22.4	25.1	15.3	37.3	10.8	42.2
藏族	10.5	15.8	20.9	28.4	1.7	23.5
维吾尔族	92.3	0.0	29.4	47.1	19.9	8.6
苗族	32.4	17.1	29.4	24.8	20.2	32.8
彝族	50.0	7.4	27.9	16.4	18.6	17.2
壮族	35.4	16.8	25.3	22.4	13.5	32.6
布依族	21.7	30.4	32.2	14.6	17.6	29.6
朝鲜族	25.3	14.5	13.5	32.3	7.0	41.3
满族	30.2	22.5	15.0	31.0	7.7	43.7
侗族	42.5	8.8	28.4	20.0	12.4	33.9
瑶族	39.3	34.4	32.2	23.5	13.8	28.8
白族	21.1	15.8	25.7	11.4	7.7	47.2
土家族	37.0	9.1	19.3	26.9	17.7	36.7
其他少数民族	37.5	12.7	21.2	27.3	16.5	35.0
少数民族合计	33.2	17.8	23.8	25.6	14.8	33.4

注:2000年为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长,2010年与2015年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长。

瑶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分别下降了0.8与5.6个百分点,但其长期跨省流动人口分别增加了10万人与5万人。此外,15年间,回族、朝鲜族、满族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整体高于汉族。

第三,通过计算各民族2010年流动时间达5年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中,继续在户籍登记地外流动并且在2015年流动时间达10年以上的比例,可以侧面反映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长期化趋势。具体而言,汉族与少数民族在2010年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跨省流动人口中,继续在户籍登记地外流动并且在2015年流动时间达10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3.1%与82.2%。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均在90%以上,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说明这些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长期流动倾向相对更强。蒙古族、回族、朝鲜族、满族、土家族跨省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也均在50%以上。

相较于省内流动,部分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长期流动的比例相对较低,但随其流动时间的增加,这一情况逐渐发生改变。1990年,除布依族外,其他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流动时间达5年以上的比例均低于省内流动人口,到了2015年,汉族、回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跨省流动人口长期流动比例均超过省内流动人口。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1982-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各民族人口流动的的总体趋势、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流动特征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的总体变化趋势方面,各民族人口流动日益活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幅超过汉族流动人口,多个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赶超汉族;各民族仍以省内流动为主,但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瑶族、白族与少数民族合计人口均逐渐由省内流动向跨省流动转变。

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日益趋同,但

与汉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下降趋势相反,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并由“女多男少”转变为“男多女少”,其中,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合计跨省流动人口性别比具有与之相似的变化特征;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的同时,各民族跨省流动儿童规模均明显增长,对儿童异地就学与升学等相关政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差异大幅缩小,小学及以下的比例逐渐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平均受教育年限日益提升,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升级。

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方面,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稳定,多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并且其在相邻省份之间流动的比例明显下降,流动半径有所扩大,广东、浙江、北京、新疆对不同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展现差异化的吸引力。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仍主要流入城市,多数民族跨省乡-城流动比例先升后降,城-城流动比例显著上升。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均多由于务工经商等经济型原因而跨省流动,少数民族经济型跨省流动人口占比持续低于汉族的同时,二者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也呈现经济化态势。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中,短期流动比例明显下降,长期流动比例大幅上升,流动时间趋于长期化,但因少数民族人口跨省流动起步较晚,其长期流动比例始终低于汉族。

各民族人口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在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相较于省内流动,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性别与年龄选择相对更强,流动原因更加集中在务工经商与工作就业等经济原因,部分民族跨省人口长期流动占比相对更低。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具体展开,但为了更全面地把握各民族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各民族省内人口流动及其与跨省流动之间的多重差异。

1990-2020年间,广东与浙江的少数民族人口分

别由35.5万人与21.3万人大幅增长至475.2万人与221.8万人。在此期间,跨省流入广东与浙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分别由8.1万人与0.5万人迅猛增长至405.8万人与186.4万人,其增量在两省少数民族人口增量中的占比高达90.4%与92.7%。据此可以认为,各民族人口流动,尤其是跨省流动的日益频繁对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直接影响,这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同时也为各民族的全方位互嵌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机遇。

然而,也应认识到,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兼具“跨省流动人口”与“少数民族”双重身份,这意味着他们除了会遭遇诸如工作稳定性较差,失业风险较大,难以充分享受流入地社会保障与地区福利,流动儿童难以快速适应全新的学校教育以及居住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等跨省流动人口一般性问题外,还可能面临与流入地之间的文化与习俗差异以及语言沟通不畅等挑战。同时流动半径越大,其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障碍往往会更突出。从这一角度而言,空间互嵌仅仅是民族互嵌的基础性维度,如何进一步构建更加广泛而深入的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的“全面互嵌”更应成为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今后需要在当前民族人口流动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各民族间的人口流动进程与内在结构特征差异,并在充分了解各民族流动人口的需求与困境的基础上,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的政策服务与支持,创建更有利于少数民族跨区域流动人口全面发展与融合适应的服务与治理体系,以实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从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在促进民族团结、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与构建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根据历次普(调)查微观数据计算可得,1990年,汉族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与老年人口流动参与度分别高出少数民族对应比例1.8与0.4个百分点。2015年,汉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与老年人口流动参与度仍分别高出少数民族4.7与0.1个百分点。

②普查数据显示,各民族6-22岁因学习培训而流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同时按照中国现有学制,6-11岁多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阶段,15-22岁为高中或高等教育阶段。

参考文献:

- [1]段成荣,吕利丹,王涵,等.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J].人口研究,2020(1).
- [2]段成荣,谢东虹,吕利丹.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J].人口研究,2019(2).
- [3]段成荣,肖锐,王伊文.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 [4]段成荣,迟松剑.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J].人口学刊,2011(3).
- [5]左昕,林李月,朱宇,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调查与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9(1).
- [6]李晓婉.珠三角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
- [7]苏丽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征与就业质量研究[J].民族研究,2015(5).
- [8]何立华,成艾华.民族地区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9]邓作勇,高文进.西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分析——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J].广西民族研究,2013(3).
- [10]许庆红,王英琦.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分地级市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2(4).
- [11]杨菊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发展困境与治理方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
- [12]肖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境况及变化趋势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 [13]何立华,成艾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基于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民族研究,2016(6).
- [14]马忠才,郝苏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9(4).